



浙江师范大学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知识、权力与学习：论课程

知识基础演变轨迹对课程整合的影响

浙江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学院

殷玉新

内容

- 一、为何要关注课程整合的知识基础
- 二、课程整合知识基础的演变及反思
- 三、如何看待课程整合的知识基础？

一、为何要关注课程整合的知识基础

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Rethinking Education: Towards a global common good?）中提出，教育（包括教育研究）应该更多关注知识，知识的创造、获取、认证以及知识的使用方式，因为如何使用知识是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M].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中文科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7：1.

虽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产生了诸多知识过滤系统，但是依然没有一个过滤系统能够给我们提供恰好是我们需要的全套知识，因为好知识太多了。[（美）戴维·温伯格. 知识的边界[M]. 胡泳，高美译. 太原：山西出版社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20.]那么，课程整合也不能忽视课程整合的知识基础。只有理清课程整合知识基础的演变轨迹，才能更好地促进课程整合，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

根据社会变革和发展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历史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回答知识基础问题的三种基本谱系：斯宾塞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经典之问；阿普尔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经典追问；珀金斯提出了“什么知识值得学习？”的时代之问，三种论断为课程选择奠定知识基础的同时，也呈现了课程与教学知识基础的演变轨迹。

三种基本谱系对课程整合提供了怎样的知识基础呢？

二、课程整合知识基础的演变及反思

(一) 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经典之问

斯宾塞批判了人们过于重视知识“装饰”价值的观念，当时学校教育考虑的并不是什么知识最有真正的价值，而是什么知识能够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什么最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得最神气。

(英) 赫伯特·斯宾塞. 斯宾塞教育论著选[M]. 胡毅, 王承绪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7: 9.

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在学校教育中学到的知识很少能够在社会中使用，这种知识很少有“实用”价值，甚至没有任何“实用”价值。据此，斯宾塞于1859年提出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What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的经典之问。

他认为首先要制定衡量价值的尺度，弄清各项知识的比较价值，而这个尺度能够为完满的生活做准备的尽职程度。也就是说，按照能够为完满生活做准备的贡献价值，对已有知识进行比较，衡量或判断各类知识的实用价值。接着，斯宾塞按照对人们完满生活做准备的重要程度，将主要知识的实用价值进行了比较和排序：（1）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2）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3）准备做父母的知识；（4）准备做公民的知识；（5）准备生活中各项文化活动的知识。

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

第一，就理论基点而言，斯宾塞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论断的理论基点在于知识的客观价值，即关注知识本身，为完满的人生做准备。

第二，就知识选择观而言，人类只能“被动”的选择知识，因为选择的只能是人类社会生活中已经存在的科学的、客观的知识，以此为实现完满的人生做准备。

第三，就课程整合范式而言，课程整合的行动范式是遵循科学、理性化的程序进行课程开发，强调的是通过合乎规律的行为对环境加以控制的人类基本兴趣，实现一种普适性的、划一性的课程开发模式。

二、课程整合知识基础的演变及反思

(二) 阿普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经典追问

20世纪中后期，随着课程研究者逐渐意识到课程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诸多研究者认为课程不仅是“技术”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且后者更为重要。阿普尔作为探讨课程“政治”问题的典型代表，将教育活动作为政治行动，认为教育是一项政治性存在活动。因此，课程研究需要关注课程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

阿普尔认为斯宾塞提出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并没有错，他批判该问题“具有迷惑性的简单化”色彩，因为学校教授什么知识不仅是教育领域的问题，更是政治领域或意识形态的问题，即教育和课程（包括知识选择）问题不可避免地受到阶级、种族、性别等政治冲突或意识形态冲突的影响。因此，阿普尔认为教育和课程的本质在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基此，于1979年创造性地提出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Whose knowledge is of most worth?）的经典追问。

阿普尔是如何论证“谁的知识最有价值”呢？他认为知识选择不仅要认真对待“谁的知识？”“谁来选择？”“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来组织教学？”“是否针对这个特殊群体？”等问题，还要试图通过这些研究与社会、经济的权力和意识形态竞争的观念联系起来，因为知识选择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权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美）迈克尔·阿普尔. 意识形态与课程[M]. 黄忠敬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6.

学校中所教的知识（课程）才是合法的知识，才最有价值，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意识形态。

第一，就理论基点而言，按照阿普尔“谁的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断，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点在于处理好知识与权力的关系，关注在知识—权力结构中中学生身心的成长境遇。课程整合不只是知识选择的“简单化”技术过程，更多是知识背后权力的博弈过程。

第二，就知识选择观而言，阿普尔认为知识选择是一种主观意义上的知识价值审视，将知识的价值判定交付给不同阶级、权力与利益集团的斗争与妥协。[（美）迈克尔·阿普尔. 教科书政治学[M]. 侯定凯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6.]

第三，就行动范式而言，阿普尔的经典追问推动了复杂情境中的课程研究“文化转向”和“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ing），由课程开发转向课程理解，旨在摆脱“工具理性”的束缚，追求在“实践理性”与“解放理性”的价值基础上深入理解课程。[张华. 走向课程理解：西方课程理论新进展[J]. 全球教育展望，2001（7）：40-48.]因此，在阿普尔经典追问的背景下，课程整合的行动范式应以课程理解为基础，采用多样化形式和视角对课程文本及知识背后承载权力和价值的理解。

二、课程整合知识基础的演变及反思

（三）珀金斯：“什么知识值得学习”的时代之间

21世纪，人类社会进入知识“爆炸”的时代，知识的总体容量在不断膨胀，知识的更新速度也在飞速增加。因为人们所学的很多知识都没有学习价值，同时忽略了那些具有学习价值的知识，导致人们所学的知识和社会所需要的知识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因此，如何为学校教育选择“值得学习的知识”成为人们密切关注的话题。

（美）戴维·珀金斯.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M]. 杨彦捷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前言II.

在重新面对斯宾塞批判“忽视了社会生活中能够实际应用的知识”的现实困境，人们对学习者到底该学习什么知识有了新的思考，例如，基于核心素养或学科素养的知识成为学习内容，诸多研究建构了“21世纪必备能力”“21世纪核心素养”等值得学习的知识清单，但是，在珀金斯看来，“什么知识值得学习”和“斯宾塞问题”一样，没有完美的答案。于是，珀金斯于2014年从“生活价值”的视角提出了“什么知识值得学习”（What's worthy learning?）的时代之问。

珀金斯认为传统学习使学生在未来的社会生活中陷入被动，因为传统学习忽视了知识的真实内涵以及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珀金斯指出教育的本来目标在于促进具有生活价值的学习，在此过程中，教授学生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实现智慧的通达，是一种未来的智慧。因此，珀金斯建议以“未来智慧”的视角看待教育，实现为未知而教（educating for the unknown），学生才能够参与为未来而学的实践。

（美）戴维·珀金斯. 为未知而教，为未来而学[M]. 杨彦捷译.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13.

知识只有在某种生活情境中得到实际运用，才值得学习。

第一，就理论基点而言，珀金斯一直强调为了理解的教与学（teaching and learning for understanding），在“什么知识值得学习”背景下，课程整合的理论基点就在于实现理解性教与学，而实现理解性教与学应当成为课程整合的指导思想。

第二，就知识选择观而言，珀金斯强调知识的主动选择，不仅对具有生活价值知识的主动选择，也对具有生活价值知识的创造。在知识更新速度飞快的今天，很多传统知识依然具有生活价值，应对这些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进行主动选择，而不是抛弃。因此，课程整合不仅要主动选择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也要创造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

第三，就行动范式而言，珀金斯不仅主张选择和创造具有生活价值的知识，而且强调在生活中进行真正有意义的学习、需要影响力较高的知识和理解，应当能够被直接运用，并且能够支持实践、政治、社会及审美等各方面多样化的终生学习。因此，按照珀金斯时代之间的观点，课程整合的行动范式既要重视“课程开发”，开发具有生活价值的课程，又要强调“课程理解”，理解课程背后的实践、政治、社会及审美等价值。

三、如何看待课程整合的知识基础？

三种基本谱系的知识基础蕴含着不同的知识旨趣：斯宾塞的经典之间追求知识本身，阿普尔的经典追问关注知识背后的权力，珀金斯的时代追问聚焦知识的学习价值。那么，在课程整合过程中，该如何看待或审视三种基本谱系的知识基础呢？

新时代背景下，我国课程整合的“三位一体”知识基础也应有新的内涵。

首先，“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追求时代性。为应对新时代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21世纪知识和技能”、“核心素养”体现了课程与教学显著的时代性，那么，课程整合要关注知识内容的时代性，摒弃陈旧的、落后的知识。

第二，“谁的知识最有价值”追求方向性。我国课程整合不能偏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立德树人的基本方向。

第三，“什么知识值得学习”追求独特性，课程整合既要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代和生活融入课程内容，体现时代特性，凸显不同学科知识的特有价值，体现学科特性，又要关注学生兴趣、身心发展的差异，发展学生个性。

谢谢各位同仁，
请批评指正！